



臺大出版中心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

劉達倫

以熱忱點燃學習的火種

小 檔 案

系 所 文學院戲劇學系

專 長 舞臺設計

教授科目 舞臺設計、繪景及戲劇製作

學 歷 國立藝術學院（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）戲劇系藝術學士
美國耶魯大學戲劇學院藝術碩士

臺大出版中心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

經 歷 國立臺灣戲曲專科學校劇場藝術科兼任講師
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系兼任講師
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講師

榮譽紀事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優良教師
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教師



若要讓學生對舞臺設計有熱忱，
前提是我自己對舞臺設計是有熱情的，
喜歡而且相信。

暑假，校園各角落的嬉鬧聲銳減，而戲劇系館卻仍生氣蓬勃。繪圖教室裡學生正絞盡腦汁，服裝間縫紉機仍未停歇，排練教室中一齣戲即將成形。進入二樓二〇五室，滿牆圖書之外，或大或小的黑盒子模型、切割墊、顏料、扳手、螺絲起子、老虎鉗，以及整個小冰箱的可樂，儼然是個歡樂小工廠，實在難以想像這是一位臺大老師的研究室。劉達倫，是臺大老師，也是舞臺設計者。

原以為為學生口中「偶爾來個下馬威」、「嗓音總能從教室破門而出」的老師，一定是個砲火猛烈的人。訪談時，卻是如此溫柔。隨興地盤著雙腳，整個人陷在沙發裡，語氣輕緩地回答問題；遇到卡關時，五官能瞬間聚攏，露出「戲」感十足的迷惑表情。

✧ 尋找人生方向 歷經坎坷

二〇〇二年，劉達倫從耶魯大學戲劇學院畢業，歸國投身舞臺設計，一面希望能呈現驚世駭俗的作品；一面為求穩定生活，漂泊各校兼課，直至應聘臺大，便在此「定居」教學。一晃眼十年過

去，帶領學生完成無數製作，也將許多優秀學子順利送往西方取經。

這背後有個弔詭的事實：其實劉達倫自己沒有讀書的慧根，求學過程並不順遂。

身為家中老么，前面有五個國立大學理工科系的楷模，他好像生來就該跟隨他們的腳步。照著大人們的期望，劉達倫高中念了理組，卻怎麼也高興不起來，成績自然不好。高三那年，同學加入林懷民成立的實驗舞團，他跟去看演出，此後，欣賞表演藝術就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暑假，參加蘭陵劇坊，雖然當時不了解戲劇是什麼，但他就此決定大學要念戲劇！

一九八七年，劉達倫考進國立藝術學院（現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）戲劇系。每學期要參與兩個製作，再加上設計功課、排戲與呈現，常常蠟燭兩頭燒，但他還是覺得有趣，因為他打從心底喜歡戲劇。退伍後，他靠接案過著「賺不了什麼錢，卻也餓不死人」的生活，對未來感到迷惘。

✽ 為了追求理想 萬里拜師

他想出國念書，卻苦無明確目標，加上「英文很差，當了兩次托福補習班贊助



■劉達倫訪談時「戲」感十足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其實舞臺設計的核心課題並不深奧，無非是在演員揣摩角色時，設計者得變出角色的世界，幫助演員在舞臺上鮮活起來，讓戲劇更為完整。這個看似基礎的問題，其實是感動人心的關鍵，卻往往是學生的盲點。

比方說學生認為某齣戲充滿衝突，有意在設計裡布滿尖角，不過此舉無助於說明角色與戲，反



■ 戲劇系十年大戲《木蘭少女》舞臺照。(劉達倫／提供)



■ 製作《酒神》時學生於鹿鳴堂繪景。(劉達倫／提供)

校友」。一九九七年，舞臺設計大師李名覺來臺開班，他受到激勵與啟發，於是決定遠赴美國拜師學藝。他先以特別學生 (special student) 的身分進了耶魯戲劇學院，直至第四年成為正式學生，才有機會深入舞臺設計的核心課題。

而讓設計者的想法過於突兀。這時，劉達倫便不斷地耳提面命：「只有讓觀眾相信這些人就是活在那個世界，舞臺上的尖角才會加分，但那不是設計的出發點。」幫助演員加分，本不是件容易事，舞臺設計者唯有抽絲剝繭般分析劇本與角色，具備了將文字具體化的能力，才能形塑出角色的生活世界。學生要經過許多經驗累積與磨練，才能慢慢體會。

❁ 以 project 為導向 設計課程

劉達倫依照在耶魯的經驗，設計臺大戲劇系的舞臺課程。從舞臺設計（一）、（二），到舞臺設計專題，都不出一個大原則——以 project 為導向，從中學習舞臺設計技巧、知識與方法。「做這個 project，有想要講的話、想設計的東西，這個念頭要跑在前面。」他以學習電腦軟體為例，為美化自己的照片而學修圖，比起按照既定流程學指令，學習效果一定加倍。他說，有想完成的目標就是學習的最佳動力，也才能將事情做好，而且一旦完成便學會了、記得了、內化了。

學生在舞臺設計（一）學習基本的舞臺設計必備能力；舞臺設計（二）面臨更多各式各樣的挑戰，反覆練習直到駕輕就熟；更進階的「舞臺設計專題」，劉達倫會挑選更複雜的劇本，此時追求的是將各個細節處理得精確準確；到了「畢業製作」，學生全心全意聚焦於單一劇本時，面對設計不能再天馬行空，得因應各種現實，包括經費、換景、實際製作的可行性等都得納入考量。



■ 《量·度》利用鹿鳴堂搭建中國風味的莎士比亞劇場。（劉達倫／提供）

在課程中，劉達倫對學生還有特別的要求：一定要對同學的作品提出評論。每週課堂上檢視作品時，不僅老師會給建議，學生也一定要對同學的作品提出意見。「如果受挫就離開，是得不到東西的。不理解與受挫都是必經過程，得在一次又一次的操作中慢慢釐清。」在殘酷的評論中，學生也漸漸學會面對自己。

畢業生麥麥分享初修課時的心得：「壓力很大，有時在做模型時，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！還要評論，根本不知從何說起。」但是，隨著年紀增長，累積了所見所聞，漸漸知道自己的作品需要什麼。為了申請國外學校，所以要求老師再讓她修課，這次她發現：「評論可以幫我不停地整理並檢視設計理念，更令我驚喜的是，原來設計是真的有理念，不是硬掰出來的。」

❖ 大學是訓練成人的過程

藝術學習是漫長的過程，與創作者的成長經驗脫離不了關係。李名覺曾告訴他：「大學並非為訓練專家，而是訓練你成為一個人。所以你應該專注在你最有興趣、最能貢獻自己熱情的地方。」當年這句話將他留在耶魯，或許也是劉達倫繼續留在臺大戲劇系的理由。

有別於音樂、舞蹈，戲劇是門綜合藝術，劉達倫認為現代戲劇應是大學通識教育下的一個科系。他說：「理想的大學是個找尋的過程。什麼都要學，什麼都要碰，什麼都要嘗試。當年紀愈大、經驗愈豐富時，對於人與劇本也會更了解，設計便會做得愈好。」

在耶魯四年的生活經驗，敏銳了劉達倫對人的觀察力，原本理所當然的價值觀彷彿DNA重組，讓曾經迷失的他脫胎換骨。然而這段經歷早已內化，他三不五時就鼓吹學生出國走一遭，接受文化衝擊，並且尋覓良師。耳濡目染下，他的許多門生先後前往耶魯大學、紐約大學等名校進修。

❖ 嚴師其實溫情 一面惡心善

與劉達倫接觸不多的學生，印象仍停留在製作課。那時他極其嚴厲、破口大罵的樣子，讓人有些懼怕，不過這並不是真實生活中的他。



臺大出版中心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

■ 《量·度》挑戰演員與觀眾互動。（劉達倫／提供）



■ 劉達倫與舞臺設計助理於《量·度》舞臺上合影。（劉達倫／提供）

麥麥形容他：「是個面惡心善的好老師。」

臺大出版中心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

大二時，她曾因身體不適送醫，過程中劉達倫陪

她等待與閒聊。加上他在設計課時的指導說明，也很溫和，先前那個讓人害怕的形象，早已煙消雲散。第七屆畢業生王怡晴雖然沒修過劉達倫的設計課，但他給予的幫助與關心讓她猶記在心。她說：「什麼事都可以找老師談，他會幫你想辦法，分析給你聽，最後你做的決定，他也會尊重。」

畢業學生聚會聊到劉達倫時，除了談到對學生的溫情關懷外，還有許多他的搞笑事蹟。比如：拿著雷射筆在走廊上玩槍戰。但劉達倫擠弄著眼睛驚訝地說：「什麼？我怎麼都不記得了……」或許這是他看學生在系館熬夜趕作業，想幫大家提神的一種方法吧！

✧ 教書兼設計 想做做的事

「若要讓學生對舞臺設計有熱忱，前提是我自己對舞臺設計是有熱情的，喜歡而且相信。」劉達倫的教學密技是：始終抱持著對設計的高度熱情，感染學生。他在臺大戲劇系這麼多年，帶領過無數製作，都能細數每齣戲的大魔王，可見他多麼沉醉其中！

就是因為熱愛劇場，他一邊教書、一邊接劇場舞臺設計案，很累但很過癮。雖說教職收入穩定，然而對自己的設計生涯勢必得有所妥協。劉達倫說：「人生不就這樣子嗎？平穩、冒險；緩和、衝刺！」而這些都是他所愛的。